

# 琴南怪傑林伯

陳頤

遂心惟有看山好，  
涉世深知寡過難。

右錄對聯，係譯壇怪傑林紓先生于民國十三

年（公元一九二四）農曆元旦七十三歲時親書春聯，張貼在他的古都宅第大門，聯中措辭，含蘊個人情感，充滿文學造詣，表露高尚的人格修養、情操、性靈、襟抱，迄今讀之猶令人欽敬不已。

## 好古敏求望重士林

林紓字琴南，原名羣玉，號畏廬，筆名冷紅生，福建閩侯人。生於清咸豐二年（公元一八五二）農曆九月廿七日，幼年家境清寒，聰敏好學，早歲啓蒙，八歲至十一歲間，蓄積母親所賜買餅餉錢，購買漢書研讀。十一歲時從同里薛則柯師受歐陽永叔文、杜子美詩。十三歲奉薛師命從

年（一九〇一）秋就徵赴京師，主北京金台書院講席，並兼五城學堂總教席，始與吳汝綸攀甫論古文，用志翕合。三十二（一九〇六）年秋，主京師大學堂講席。並兼北京聞學堂（旅京閩人所建），暨高等實業學堂教席。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移就北京大學經文科，講授古文辭。

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辭大學教職，專心譯書，校閱古籍不下二千卷，尤好史遷之文，所著佳作，三年却清史館之徵。八年在「新申報」上，撰「妖夢」、「荆生」二小說，痛詆提倡白話文之陳獨秀、胡適、錢玄同等人。十二年主勵志書院講席，兼北京孔教大學講席。先生熱心教

南琴林傑怪壇譯

書畫，才名噪鄉里，爲士林所重。

光緒八年，先生年三十歲，鄉闈告捷，中式舉人。座主爲寶竹坡侍郎，同榜有鄭孝胥、陳石遺，孝胥爲解元也。是歲由橫山遷蒼霞洲，建

育，桃李滿天下。民國十三年農曆九月十一日，因病逝世於北京寓所，春秋七十有三，門人私謚「貞文先生」。

## 愛國情殷望治心切

光緒卽位，慈禧垂簾聽政，滿清政府，昏庸腐敗，喪權辱國，國勢益益陵替。琴南先生秉性耿介，憂國憂民，憤慨國事日非，痛感民族多災多難，或上書建議或致書友朋，提出奮發圖強救國救民的政治主張，苦節孤忠，深獲國人欽敬。

光緒十年（公元一八八四）法國侵略安南不得逞，乃移師攻我閩、粵、台灣。法將孤拔砲擊閩港，又據澎湖羣島，進擾基隆。先生切齒痛恨孤拔。有一次畫蟹，信筆題云：「爾非孤拔，何以橫行？」愛國熱忱，躍然紙上。

光緒二十年（公元一八九四）甲午之役，我國海軍慘敗於日本，國人震於日本明治維新而強，紛言變法，言救國，先生惄然心憂，乃與魏季渚（時任船政局長）、高嘯桐、高夢旦諸友，商談救國之道，先生以爲國事要視國人能否覺醒，欲起衰振敝，以奮發人心爲第一要圖，而轉

移風氣，宜從普及通俗教育的社會宣傳着手，乃撰半語體文的俚白詩歌，即「閩中新樂府」四篇，中有「渴睡漢」一篇，描寫清季對外交涉軟弱無能，由魏季渚出資印行，以廣宣傳，而振奋人心。

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，推翻滿清專制，建立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。先生贊成共和政體，首先剪辮，以爲諸老僕，且極端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爲，曾稱病拒絕署表勸進，自計果不得免，則預服鴉片前往內務部，而圖自殺報國。並力勸嚴復不可附和袁氏稱帝。又據先師陳寶琛壽琴南七十序云：「洪憲稱帝，重其名，聘先生任顧問，復堅辭弗就」。蓋先生憤項城之組新政，出賣景皇，斷喪國本，遂致清社成屋，惟一死以表其心。

民國六年（公元一九一七）長江巡閱使張勳，與康有爲謀復辟於京師，挾清遜帝復位，號曰「虛君共和」，舉國咸憤，先生亦心非之，特分函同鄉陳寶琛、郭春榆、鄭莘胥諸遺老，力陳利害，謂：「此舉不特傾覆共和，且亦危害清室……」。其苦節孤忠可見一斑。

民國二年至十三年，這十年中，北洋軍閥混戰，國無寧歲，民不聊生。而進步黨諸人，又以縱橫捭闔之政策，利用現勢力，以箝制異己，藉求實現其主張，而進步黨領導人之一任公梁啟超，雖名滿天下，但琴南先生則認爲他應治學，而不該論政，無限感慨！傷心之餘，曾賦「望治」詩一首，膾炙人口，句云：

此心望治幾成灰，時論紛乘膽欲摧，

橫議直非常理喻，邊氣誰悟切身災，國先難問遑言黨，意果能公轉勝才，人以巨金爲酬庸，請求長蘆老人作畫，以爲吳大帥祝壽，但先生久不直其所爲，以吳氏爲軍閥暴政，驕橫虐兵，竣拒不許，其對於國家之耿耿孤忠，聞者無限欽佩。

### 尊師重友慷慨好義

琴南先生天性慈悲，仁愛爲懷，具有菩薩心腸，樂於助人。十一歲受業於薛則柯塾師，老師家貧，幾至斷炊，一日見老師逾午猶未舉火，翌日以布襪貯米升許，來塾獻師，師大怒說：「你年十一，竟敢用竊！」他垂淚說：「常見老師於晨間講授古文辭，逾午尚未得食，於心不忍，特由家攜米供奉老師做飯，並非偷竊而來。」薛師大爲感動說：「讀書人不可苟取。」慰勉之餘，仍命其帶回，他領悟師意，乃帶米回家。

先生中舉之後，仍在王微菴家中，教授其獨子王元龍，微菴爲敦品勵行之學者，賓主相處甚歡，兩人已成知交。嗣後微菴得肺病，先生爲其料理醫藥，王氏自知其病難癒，乃請先生至其病榻，握手致謝，表示託孤之意，先生含淚安慰。

他逝世後，爲其治喪，並將孤兒孤女帶回撫養，視如己出，孤女成人後爲之擇配，孤兒元龍讀書十年，考取秀才後，始離林家，自立門戶。王氏

死後數年，先生至友林述菴亦謝世，先生亦爲之治喪，並撫養其孤兒林之夏，十年後亦進了學，

二人均以詩文書法聞名於世。時先生家亦僅勉可自給，而能任艱如此，其七十自壽詩第四首云：

總角知交兩任孤，悽涼身世在窮途；

當時一諾憑吾胆，今日雙難竟有賴。

讀之可見先生至性至情，待友死生如一。

民國五年冬十二月，先生懷念亡友周景濤（清奉直大夫，曾任學部主事）逝世已六年，靈柩猶厝京師蕭寺，特資助五百元，命其子奉柩歸葬閩垣，其憐貧樂助之慷慨，令人欽敬。

民國六年春三月，其摯友丁鳳翔任俠尚義，因久病厭世，自沉於福州馬江，聞耗，撰文弔祭，又爲之立傳，傳中有句：「前十六年四月，余坐寓齋，心忽如有所動，似君死耗至者，乃寓二十金與君，至時，君果疽發於臍腹之間，且殆，得金，乃不窘於醫藥。疾間，以書抵余，疑有先知，余復寓三十金，並以人參一枝予之。自是以來，知君不吾拒也，歲或貽百金或六十金，積十三年矣，又曰君書法至劣，書每至，卽寶之如拱璧」。其待友之誠且篤，真令人感佩。

民國九年夏六月，先生聞悉閩中會城台江一帶，發生嚴重水災，不惜以其賣畫之錢百元，悉數捐出助賑，並撰哀闋詩：

憶昔丁丑夏，讀書會城北，

誰言大水至，憑高略寓目，

今後得噩耗，悽然淚相續，斥我賣畫錢，百金寧所蓄，

碑我望鄉心，祈天作巫祝。

銜哀告大府，禦患謀在夙。

民國十年夏四月，先生南遊雁岩，車過滄州

，見機民七百餘夾車而號，乃聲其遊資賑之。

### 譯述名著別有功力

琴南先生文學修養精湛，倡導文藝不遺餘力，先生未嘗習西文，蓋由王子仁壽昌先生口譯，而先生筆述之，子仁時任外交部福建交涉司，精通西文，先生以冷紅生筆名，初譯法國小仲馬原著之「茶花女遺事」，風行全國後，遂潛心譯述，著華不倦。民國六七年間，商務印書館會有「林氏譯著一百種」出售，先生運筆如風，以古文筆法寫作，一夜之間，譯述兩三章，對原著的諧趣，有深刻的領會，敏捷一如宿構，譯述不少其真情感人的作品，前後成書一百五十六種，凡一千二百萬言，暢銷國內以及僑居地每個角落，常重印至四五版，其作品之豐富與銷行之廣大，對晚清民初文學界有重大的影響。

胡適博士對於林紓翻譯之轍口述，更有平允之論，他說：「能讀原書的，自然總覺得這種譯法不很滿意，但平心而論，林譯的小說，往往有他自己的風味，他對原書的諺諧風趣，往往有一種深刻的領會，故對於這種地方，往往更用氣力，更見精采。他的大缺憾在於不能讀原文，但他究竟是個有點文學天才的人，故他若有了好助手，他了解原書的文學趣味，往往比現在粗讀原文的人深得多。現在有許多人對於原書，既不能完全了解，他們運用白話的能力，又遠不如林紓運用古文的能力，他們要批評林紓的書，那就免太冤枉他了。平心而論，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

說的試驗，總算很有成績的了……」。

胡適先生在其所著「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」中說：「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代文學的第一人……

們對於林氏中年喪偶，諸般勸慰，偶亦邀其游讌妓院，聊資排遣。

有個名妓謝蝶仙，美而嫋雅，能作五七言詩

，對林氏才華，久已仰慕，聽說他鯤絛待續，頗欲身事，且託人通詞，邀他一臨粧閣，情意懇懃，所譯的小說，都是用圈斷句，故能使讀者較多，林紓的名聲大了，他的小說每部平均能銷數千本，在當時一切書籍（除小學教科書外）的銷路都是絕可憐的小……」。胡氏雖非議古文，譏其不懂西文，然終不敢抹殺其對文壇的貢獻，更肯定其對中國文學領域的開闢，不失爲公允之言。

先生所譯述的歐美文學，多是有關愛國熱誠

，取人長以補吾短之苦心，書中屢屢以國爲歸，以自勵爲前提，確爲當時內憂外患中作風雨之鷄鳴，無一不寓革新國家社會，激勸世道人心之微意。他對文學之鑑賞力甚強，他的文章，工於敍事、抒情，婉媚動人，能以一己之文心，通西洋詞樂府，不曉得賺了多少人眼淚，何意薄情至此？」這話傳到林氏，朋友們也說他深負美姬青睞於原作。尤其在譯序中，每多借題發揮，常愛國匡時救敝之言，感慨淋漓，感人甚深。先生畢生從事文學領域之開拓，堪稱譯壇怪傑，譽滿當代文壇，百世後猶仰其遺風。

### 名妓仰慕終能自制

琴南先生妻子亡故後，當然悲傷不已。維時是歌館妓院，其中不少能詩善歌的風塵佳麗。先生是出名的才士，性好諺謔，又平易近人。朋友

蝶仙知事無望，不久嫁與廣東某茶商，雖是產富金多，終嫌渾身銅臭，不兩年抑鬱以歿。林氏得到消息，不免感喟悼嘆不已，並有詩云：

不留夙孽累兒孫，不向情田種愛根；  
綺語早除名士習，畫樓寧負美人恩。

姬，實足以針砭末俗，垂昭千古。

兩代之師獲益良多

同治十三年（公元一八七四）琴南先生年二十三歲，在福州南台三保尚書廟，設塾授徒，自謀給養，且從陳文臺學習繪畫，並以文會友，與王灼三、高鳳岐、林述菴、李名言、卓芝南諸氏，時相過從，切磋學問，因此，更增進其文藝修

養。先考崇進公少時受業於琴南先生，渥蒙其教授四書五經，指導歐文杜詩等，先生敎學優良，識解詳盡，先君日夜用功，常至廢寢忘食，學業之精進，得力於先生者爲多。民國二年，二舅父林公澤西，係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生，供職司法部。是年夏六月，余年十五，在京都，隨侍二舅父晉謁吾鄉前輩，文壇先進畏庵老人，見其長身玉立，鬚額高顴，疏髯古貌，謙冲詼諧，平易近

也談科技奇才江超西

陳文禮

讀中外雜誌一七一期林繼平先生大作「科技奇才江超西」，我因與江教授有同鄉、同事之誼，他又是我最敬愛的長輩，更是中國科學界難得一見的奇才，所以對這篇報導，極為關切。由於後文有關江教授卅八年政府撤退時，搭空軍飛機回福建故鄉一節，與事實略有出入，因此特借中外寶貴的篇幅，就筆者親身經歷，憶述江教授在大陸淪陷前後的動向及他周圍所發生的事故，作爲補充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有一次夫妻倆前往江夫人就讀成都師範學校時的老師、投共後任副主席的張瀾家拜訪，張師母偷偷向她訴苦說，共產黨真是作孽，妻子兩人吃飯也要分中灶、小灶，成何體統！江夫人在告別時，因腿疾不良於行，想情借副主席的座車使用，不料張師母萬分激動地說，車子雖有，可是連副主席夫人也沒有資格坐，共產黨只講階級，不講情誼的。

筆者在卅八年本可隨家兄撤退來臺，却滯留匪區四年之久，與江教授有很大的關係。

已飛到台灣，避開那場風波了。教育部隨即委派教務主任張禮千先生代理校長，主持校務。這時局勢已很緊張，家兄來函要我立刻到上海同往台灣。代校長無論如何要我留下，主要是我平時與技工工友相處很好，幾經懇求，校長才准我一個月假去上海，不料到上海不到十天，江超西教授又急函催我返校，謂學校事情繁忙，務祈返校相助，於是又匆匆返回南京，不到兩個月，大陸沉淪，我已來不及撤退了。

淪陷後，我曾在閒談中向江教授請教，我問：「你看共產黨會不會成功？」江教授以重

東方語文專科學校任教，並兼總務主任，大陸淪陷後，他繼續留校任教高級俄文課程，毛共偵悉他爲傑出科技專家後，不顧其意願强迫他往北平任職重機械工程部。

民國三十八年春，國共和談已經到了最後階段，重要機關都在設法撤遷，東方語專教職員也都領有兩個月薪水的遣散費，可是全校四、五十名技工工友却分文未得，引起不滿，工頭託筆者向校長陳毅夫先生請示妥善處置辦法，校長表示上級決策，無法可想。中午校長要回家午餐時座車突被憤怒的工人包圍，經筆者從中協調，校長答允下午開會決定。不料一天、兩天、三天過去了，都不見校長踪影，原來他

四十一年，我很僥倖輾轉逃離了匪區，來到復興基地台灣，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，三十一年的往事，歷歷如昨，林繼平先生的這篇文章，又勾起我對江教授的懷念！

人，真有「忽發狂言驚四座」之概，所以有人稱之爲文壇怪傑，但他確是一位謹肅嚴正，敦品勵學的讀書人。

嗣後，筆者遵奉先嚴之命，攜帶八閩土產赴京，拜候素所崇敬的太老師，得以時親聲教，不以年少，蒙多方溫問與啓迪，獲益良多。時光荏苒，忽忽六十餘載，迄今回憶太老師端肅慈祥的風範，不禁令人無限的懷念與景仰。